

明

史

八
四



明史卷三百七

列傳第一百九十五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書事加六級張廷玉奉

敕修

佞倖

漢史所載佞倖如籍孺閔孺鄧通韓嫣李延年董賢張放之屬皆以宦寺弄臣貽譏千古未聞以武夫健兒貪人酷吏方技雜流任親暱承寵渥於不衰者也明興創設錦衣衛典親軍暱居肘腋成祖卽位知人不附已欲以威讐天下特任紀綱爲錦衣寄耳目綱刺廷臣陰事以希上指帝以爲忠被殘殺者不可勝數英宗時門達

遂杲之徒並見親信至其後厰衛遂相表裏清流之禍
酷焉憲宗之世李孜省僧繼曉以祈禱被寵任萬安尹
直彭華等至因之以得高位武宗日事般遊不恤國事
一時宵人並起錢寧以錦衣幸臧賢以伶人幸江彬許
泰以邊將幸馬昂以女弟幸禍流中外宗社幾墟世宗
入繼大統宜矯前軌乃任陸炳於從龍寵郭勛於議禮
而一時方士如陶仲文邵元節藍道行之輩紛然並進
玉杯牛帛詐妄滋興凡此諸人口銜天憲威福在手天
下士大夫靡然從風雖以成祖世宗之英武聰察而嬖
倖釀亂幾與昏庸失道之主同其蒙蔽彼第以親已爲

可信而孰知其害之至於此也至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之屬皆起家甲科致位通顯乃以秘術干榮爲世戮笑此亦佞倖之尤者附之篇末用以示戒云

紀綱

門達遂杲

李孜省

繼曉

江彬許泰

錢寧

陸炳

邵元節

陶仲文

顧可學盛端明等

紀綱臨邑人爲諸生燕王起兵過其縣綱叩馬請自效王與語說之綱善騎射便辟詭黠善鉤人意嚮王大愛

幸授忠義衛千戶既卽帝位擢錦衣衛指揮使令典親軍司詔獄都御史陳瑛滅建文朝忠臣數十族親屬被戮者數萬人綱覘帝旨廣布校尉日摘臣民陰事帝悉下綱治深文誣詆帝以爲忠親之若肺腑擢都指揮僉事仍掌錦衣綱用指揮莊敬袁江千戶王謙李春等爲羽翼誣逮浙江按察使周新致之死帝所怒內侍及武臣下綱論死輒將至家洗沐好飲食之陽爲言見上必請赦若罪誘取金帛且盡忽刑於市數使家人僞爲詔下諸方鹽場勒鹽四百餘萬還復稱詔奪官船二十牛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弗予直搆陷大賈數十百家罄其

資乃已詐取交趾使珍奇奪吏民田宅籍故晉王吳王
乾沒金寶無算得王冠服服之高坐置酒命優童奏樂
奉觴呼萬歲器物僭乘輿欲買一女道士爲妾都督薛
祿先得之遇祿大內搃其首腦裂幾死恚都指揮啞失
帖木不避道誣以冒賞事捶殺之腐良家子數百人充
左右詔選妃嬪試可令暫出待年綱私納其尤者吳中
故大豪沈萬三洪武時籍沒所漏貲尙富其子文度蒲
伏見綱進黃金及龍角龍文被奇寶異錦願得爲門下
歲時供奉綱乃令文度求索吳中好女文度因挾綱勢
什五而中分之綱又多蓄亡命造刀甲弓弩萬計端午

明史卷三百一 列傳 三
帝射柳綱屬鎮撫龐瑛曰我故射不中若折柳鼓譟以
覘衆意瑛如其言無敢糾者綱喜曰是無能難我矣遂
謀不軌十四年七月內侍讐綱者發其罪命給事御史
廷劾下都察院按治具有狀卽日磔綱於市家屬無少
長皆戍邊列罪狀頒示天下其黨敬江謙春瑛等誅譴
有差

門達豐潤人襲父職爲錦衣衛百戶性機警沉鷺正統
末進千戶理鎮撫司刑久之遷指揮僉事坐累解職景
泰七年復故官佐理衛事兼鎮撫理刑天順改元與奪
門功進指揮同知旋進指揮使專任理刑千戶謝通者

浙江人也佐達理司事用法仁恕達倚信之重獄多平反有罪者以下禁獄爲幸朝士翕然稱達賢然是時英宗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倚錦衣官校爲耳目由是遂杲得大幸達反爲之用遂杲者安平人也以錦衣衛校尉爲達及指揮劉敬腹心從奪門帝大治奸黨杲縛錦衣百戶楊瑛指爲張永親屬又執千戶劉勤於朝奏其訕上兩人並坐誅用楊善薦授本衛百戶以捕妖賊功進副千戶又用曹吉祥薦擢指揮僉事帝以杲強鷙委任之杲乃撫羣臣細故以稱帝旨英國公張懋太平侯張瑾外戚會昌侯孫繼宗兄弟並侵官田杲劾奏還其

田於官懋等皆服罪乃已石亨恃寵不法帝漸惡之杲卽伺其陰事亨從子彪有罪下獄命杲赴大同械其黨都指揮朱諒等七十六人杲因發彪弟慶他罪連及者皆坐杲進指揮同知明年復奏亨怨望懷不軌亨下獄死有詔盡革奪門功達杲言臣等俱特恩非以亨故帝優詔留任以杲發亨奸益加倚重杲益發舒勢出達上白遣校尉偵事四方文武大吏富家高門多進伎樂貨賄以祈免親藩郡王亦然無賄者輒執送達鍛鍊成獄天下朝覲官大半被譴逮一人數大家立破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乘傳縱橫無所忌彭城伯張瑾以葬妻稱疾

不朝而與諸公侯飲私第杲劾奏幾得重罪杲所遣校尉誣寧府弋陽王奠璽母子亂帝遣官往勘事已白寧王奠培等亦言無左驗帝怒責杲杲執如初帝竟賜奠璽母子死方昇尸出大雷雨平地水數尺人咸以爲冤指揮使李斌嘗搆殺弘農衛千戶陳安爲安家所訴下巡按御史邢宥覆讞石亨囑宥薄斌罪至是校尉言斌素藏妖書謂其弟健當有大位欲陰結外番爲石亨報讐杲以聞下錦衣獄達坐斌謀反帝兩命廷臣會訊畏杲不敢平反斌兄弟寘極刑坐死者二十八人杲本由石亨曹吉祥進訐亨致死復奏吉祥及其從子欽陰事

吉祥欽大恨五年七月欽反入杲第斬之取其首以去
事平贈杲指揮使給其子指揮僉事俸時達已掌衛事
仍兼理刑杲被殺達以守衛功進都指揮僉事初杲給
事達左右及得志忤甚達怒力逐之杲旋復官欲傾達
達惴惴不敢縱杲死達勢遂張欲踵杲所爲益布旗校
於四方告訐者日盛中外重足立帝益以爲能外戚都
指揮孫紹宗及軍士六十七人冒討曹欽功達發其事
紹宗被責讓餘悉下獄盜竊戶部山西司庫金巡城御
史徐茂劾郎中趙昌主事王珪徐源疎縱達治其事皆
下獄謫官達以囚多獄舍少不能容請城西武邑庫隙

地增置之報可御史樊英主事鄭瑛犯贓罪給事中趙忠等報不以實達劾其徇私亦下獄謫官給事中程萬里等五人直登聞鼓有軍士妻愬冤會齋戒不爲奏達劾諸人蒙蔽詔下達治已劾南京戶部侍郎馬諒左都御史石璞掌前府忻城伯趙榮都督同知范雄張斌老賸皆罷去裕州民奏知州秦永昌衣黃衣閱兵帝怒命達遣官覈籍其貲戮永昌榜示天下并逮布政使侯臣按察使吳中以下及先後巡按御史吳琬等四人下獄臣等停俸玘等謫縣丞御史李蕃按宣府或告蕃擅撻軍職用軍容迎送御史楊璉按遼東韓琪按山西校尉

言其妄作威福皆下達治蕃琪竝荷校死陝西督儲參政婁良湖廣參議李孟芳陝西按察使錢博福建僉事包瑛陝西僉事李觀四川巡按田斌雲南巡按張祚清軍御史程萬鍾及刑部郎中馮維孫瓊員外郎貝鈿給事中黃甄皆爲校尉所發下獄瑛守官無玷不勝憤自縊死其他多遣戍湖廣諸生馬雲罪黜詐稱錦衣鎮撫奉命葬親布政使孫毓等八人咸賻祭事覺法司請逮問卒不罪雲達初欲行督責之術其同列呂貴曰武臣不易犯曹欽可鑒也獨文吏易裁耳達以爲然故文吏禍尤酷都指揮袁彬恃帝舊恩不爲達下達深銜之廉

知彬妾父千戶王欽誑人財奏請下彬獄論贖徒還職
有趙安者初爲錦衣力士役於彬後謫戍鐵嶺衛赦還
改府軍前衛有罪下詔獄達坐安改補府軍由彬請託
故乃復捕彬榜掠誣彬受石亨曹欽賄用官木爲私第
索內官督工者甄瓦奪人子女爲妾諸罪名軍匠楊埏
不平擊登聞鼓爲彬訟冤語侵達詔并下達治當是時
達害大學士李賢寵又數規已嘗譖於帝言賢受陸瑜
金酬以尚書帝疑之不下詔者半載至是拷掠埏敎以
引賢埏卽謬曰此李學士導我也達大喜立奏聞請法
司會鞠埏午門外帝遣中官裴當監視達欲執賢并訊

當日大臣不可辱乃止及訊塤曰吾小人何由見李學士此門錦衣教我達色沮不能言彬亦歷數達納賄狀法司畏達不敢聞坐彬絞輸贖塤斬帝命彬贖畢調南京錦衣而禁錮塤明年帝疾篤達知東宮局丞王綸必柄用預爲結納無何憲宗嗣位綸敗達坐調貴州都勻衛帶俸差操甫行言官交章論其罪命逮治論斬繫獄沒其貲鉅萬指揮張山同謀殺人罪如之子序班升從子千戶清堦指揮楊觀及其黨都指揮牛循等九人謫戍降調有差後當審錄命貸達發廣西南丹衛充軍死李孜省南昌人以布政司吏待選京職賊事發匿不歸

時憲宗好方術攷省乃學五雷法厚結中官梁芳錢義以符籙進成化十五年特旨授太常丞御史楊守隨給事中李俊等劾攷省賊吏不宜典祭祀乃改上林苑監丞日寵幸賜金冠法劍及印章二許密封奏請益獻淫邪方術與芳等表裏爲奸漸干預政事十七年擢右通政寄俸本司仍掌監事同官王景輕之不加禮攷省譖景左遷太僕少卿故事寄俸官不得預郊壇分獻帝特以命攷省廷臣懲景事無敢執奏者初帝踐位甫踰月卽命中官傳旨用工人爲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絕一傳旨姓名至百十人時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恩

澤者數千鄧常恩趙玉芝凌中顧珏及奸僧繼曉輩皆尊顯與孜省相倚爲奸然權寵皆出孜省下居二年進左通政給事中王瑞御史張稷等交劾之乃貶二秩爲本司左參議他貶黜者又十二人蓋特借以塞中外之望孜省寵固未嘗替也頃之復遷左通政二十一年正月星變求言九卿大臣給事御史皆極論傳奉官之弊首及孜省常恩等帝頗感悟貶孜省上林監丞令吏部錄冗濫者名凡五百餘人帝爲留六十七人餘皆斥罷中外大說孜省緣是恨廷臣甚構逐主事張吉員外郎彭綱而益以左道持帝意其年十月再復左通政益作

威福構罪禮部尚書尹旻及其子侍講龍又假扶鸞術言江西人赤心報國於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禮部郎中黃景南京兵部侍郎尹直工部尚書李裕禮部侍郎謝一夔皆因之以進間採時望若學士楊守陳倪岳少詹事劉健都御史余子俊李敏諸名臣悉密封推薦搢紳進退多出其口執政大臣萬安劉吉彭華從而附麗之通政邊鏞爲僉都御史李和爲南京戶部侍郎皆其力也所排擠江西巡撫閔珪洗馬羅璟兵部尚書馬文升順天府丞楊守隨皆被譴朝野側目吏部奏通政使缺卽以命孜省而右通政陳政以下五人遞進一官時

張文質方以尚書掌司事通政故未嘗缺使也已復擢
禮部右侍郎掌通政如故常恩臨江人因中官陳喜進
玉芝番禺人因中官高諒進竝以曉方術累擢太常卿
玉芝丁母憂特賜祭葬大治瑩域制度踰等玗中不知
何許人玗以扶鸞術累官太常少卿喪母賜祭且給贈
誥故事四品未三載無給誥賜祭者憲宗特予之吏部
尚書尹旻因請并贈其父未幾進本寺卿其二子經綸
亦官太常少卿中以善書供事文華殿不數年爲太常
卿踰月以諫官言降寺丞孜省以星變貶常恩亦貶本
寺丞而玉芝玗中竝如故孜省復通政常恩亦復太常

卿有李文昌者試術不效杖五十斥還岳州通判沈政以繪事夤緣至太常少卿請斂天下貨財充內府帝怒下獄杖謫廣西慶遠通判人頗以爲快然羣奸中外蟠結士大夫附者日益多進士郭宗由刑部主事以篆刻爲中人所引擢尚寶少卿日與市井工技伍趨走闕廷兵科左給事中張善吉謫官因秘術干中官高英得召見因自陳乞復給事中士論以爲羞大學士萬安亦獻房中術以固寵而諸雜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僕尚寶者不可悉數憲宗崩孝宗嗣位始用科道言盡汰傳奉官謫攷省常恩玉芝玗中經戍邊衛又以中官蔣宗言

逮攷省常恩王芝等下詔獄坐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詔免死仍戍邊攷省不勝撈掠瘐死

繼曉江夏僧也憲宗時以秘術因梁芳進授僧錄司左覺義進右善世命爲通元翊教廣善國師日誘帝爲佛事建大永昌寺於西市逼徙民居數百家費國帑數十萬員外郎凌俊請斬芳繼曉以謝天下幾得重譴繼曉虞禍及乞歸養母并乞空名度牒五百道帝悉從之帝初卽位卽以道士孫道玉爲真人其後西番僧劄巴堅參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其徒

劄實巴鎖南堅參端竹也失皆爲國師錫誥命服食器
用僭擬王者出入乘輿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錦衣玉
食幾千人取荒塚頂骨爲數珠髑髏爲法盃給事中魏
元等切諫不納尋進劄實巴爲法王班卓兒藏卜爲國
師又封領占竹爲萬行清脩真如自在廣善普慧弘度
妙應掌教翊國正覺大濟法王西天圓智大慈悲佛又
封西天佛子劄失藏卜劄失堅參乳奴班丹鎖南堅參
法領占五人爲法王其他授西天佛子大國師國師禪
師者不可勝計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大國
師以上金印真人玉冠玉帶玉珪銀章繼曉尤奸黠竊

權所奏請立從成化二十一年星變言官極論其罪始勒爲民而諸番僧如故孝宗初詔禮官議汰禮官言諸寺法王至禪師四百三十七人刺麻諸僧七百八十九人華人爲禪師及善世覺義諸僧官一百二十人道士自真人高士及正一演法諸道官一百二十三人請俱貶黜詔法王佛子遞降國師禪師都綱餘悉落職爲僧遣還本土追奪誥敕印章儀仗諸法物真人降左正一高士降左演法亦追奪印章及諸玉器僧錄司止留善世等九員道錄司留正一等八員餘皆廢黜而繼曉以科臣林廷玉言逮治棄市

江彬宣府人初爲蔚州衛指揮僉事正德六年畿內賊起京軍不能制調邊兵彬以大同遊擊隸總兵官張俊赴調過薊州殺一家二十餘人誣爲賊得賞後與賊戰淮上被三矢其一著面鏃出於耳拔之更戰武宗聞而壯之七年賊漸平遣邊兵還鎮大同宣府軍過京師犒之遂并宣府守將許泰皆留不遣彬因錢寧得召見帝見其矢痕呼曰彬健能爾耶彬狡黠強很貌魁碩有力善騎射談兵帝前帝大說擢都指揮僉事出入豹房同卧起嘗與帝奕不遜千戶周騏叱之彬陷騏撈死左右皆畏彬彬導帝微行數至教坊司進鋪花氊幄百六十

二間制與離宮等帝出行幸皆御之寧見彬驟進意不平一日帝捕虎召寧寧縮不前虎迫帝彬趨撲乃解帝戲曰吾自足辦安用爾然心德彬而嘆寧寧他日短彬帝不應彬知寧不相容顧左右皆寧黨欲籍邊兵自固因盛稱邊軍驍悍勝京軍請互調操練言官交諫大學士李東陽疏稱十不便皆不聽於是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軍入京師號外四家縱橫都市每團練大內間以角觝戲帝戎服臨之與彬聯騎出鎧甲相錯幾不可辨八年命許泰領敢勇營彬領神威營改太平倉爲鎮國府處邊兵建西官廳於奮武營賜斌泰國姓越二

年遷都督僉事彬薦萬全都指揮李琮陝西都指揮神
周勇畧竝召侍豹房同賜姓爲義兒毀積慶鳴玉二坊
民居造皇店酒肆建義子府四鎮軍彬兼統之帝自領
羣闡善射者爲一營號中軍晨夕馳逐甲光照宮苑呼
譟聲達九門帝時臨閱名過錦諸營悉衣黃罩甲泰琮
周等冠遮陽帽帽植天鵝翎貴者三翎次二翎兵部尚
書王瓊得賜一翎自喜甚彬旣心忌寧欲導帝巡幸遠
寧因數言宣府樂工多美婦人且可觀邊釁瞬息馳千
里何鬱鬱居大內爲廷臣所制帝然之十二年八月急
裝微服出幸昌平至居庸關爲御史張欽所遮乃還數

日復夜出先令太監谷大用代欽止廷臣追諫者因度居庸幸宣府彬爲建鎮國府第悉輦豹房珍玩女御實其中彬從帝數夜入人家索婦女帝大樂之忘歸稱曰家裏未幾幸陽和迤北五萬騎入寇諸將王勛等力戰至應州寇引去斬首十六級官軍死數百人以捷聞京師帝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又自稱鎮國公所駐蹕稱軍門中外事無大小白彬乃奏或壅格至二三歲廷臣前後切諫悉置不省十三年正月還京數念宣府彬復導帝往因幸大同聞太皇太后崩乃還京發喪將葬如昌平祭告諸陵遂幸黃花密雲彬等掠良家女數十車

日載以隨有死者永平知府毛思義忤彬下獄謫官典膳李恭疏請回鑾指斥彬罪未及上彬逮恭死詔獄帝駐大喜峯口欲令朶顏三衛花當把兒孫等納質宴勞御史劉士元陳四不可不報帝旣還下詔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率六軍而命彬爲威武副將軍錄應州功封彬平虜伯子三人錦衣衛指揮泰安邊伯琮周俱都督陞賞內外官九千五百五十餘人賞賜億萬計彬又導帝由大同渡黃河次榆林至綏德幸總兵官戴欽第納其女還由西安歷偏頭關抵太原大徵女樂納晉府樂工楊騰妻劉氏以歸彬與諸近幸皆

母事之稱曰劉娘娘初延綏總兵官馬昂罷免有女弟
善歌能騎射解外國語嫁指揮畢春有娠矣昂因彬奪
歸進於帝召入豹房大寵傳陞昂右都督弟昺景竝賜
蟒衣大璫皆呼爲舅賜第太平倉給事御史諫不應嘗
幸昂第召其妾昂不聽帝怒而起昂復結太監張忠進
其妾杜氏遂傳陞昺都指揮景儀真守備昂喜過望又
進美女四人謝恩及是納欽女皆彬所導也十四年正
月自太原還至宣府命彬提督十二團營帝東西遊幸
歷數千里乘馬腰弓矢涉險阻冒風雪從者多道病帝
無倦容及還京復欲南幸刑部主事汪金疏陳九不可

且極言酣酒當戒帝不省廷臣百餘人伏闕諫彬故激
帝怒悉下獄多杖死者彬亦意沮議得寢會寧王宸濠
反彬復贊帝親征下令諫者處極刑命彬提督贊畫機
密軍務竝督東廠錦衣官校辦事是時張銳治東廠錢
寧治錦衣彬兼兩人之任權勢莫與比遂扈帝以行尋
止寧令董皇店役不得從八月發京師彬在途矯旨輒
縛長吏通判胡琮懼自縊死十二月至揚州卽民居爲
都督府遍刷處女寡孀導帝漁獵以劉姬諫稍止至南
京又欲導帝幸蘇州下浙江抵湖湘諸臣極諫會其黨
亦勸沮乃止當是時彬率邊兵數萬跋扈甚成國公朱

輔爲長跪魏國公徐鵬舉及公卿大臣皆側足事之惟參贊尚書喬宇應天府丞寇天敘挺身與抗彬氣稍折十五年六月幸牛首山諸軍夜驚言彬欲爲逆久之乃定時宸濠已就禽繫江上舟中民間數訛傳將爲變帝心疑欲歸閏八月發南京至清江浦漁積水池帝舟覆被溺遂得疾十月帝至通州彬尚欲勸帝幸宣府矯旨召勲戚大臣議宸濠獄又上言賴鎮國公朱壽指授方畧禽宸濠逆黨申宗遠等十五人乞明正其罪乃下詔褒賜鎮國公歲加彬祿米百石廕一子錦衣千戶會帝體憊甚左右力請乃還京彬猶矯旨改團練營爲威武

團練營自提督軍馬令泰周琮等提督教場操練及帝崩大學士楊廷和用遺命分遣邊兵罷威武團練營彬內疑稱疾不出陰布腹心衷甲觀變令泰詣內閣探意廷和以溫語慰之彬稍安乃出成服廷和密與司禮中官魏彬計因中官溫祥入白太后請除彬會坤寧宮安獸吻卽命彬與工部尚書李鐸入祭彬禮服入家人不得從事竟將出中官張永留彬鐸飯太后遽下詔收彬彬覺亟走西安門門閉尋走北安門門者曰有旨留提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排門者門者執之拔其鬚且盡收者至縛之有頃周琮竝縛至罵彬曰奴早聽我豈爲

人禽世宗卽位磔彬於市周琮與彬子勲杰鰲熙俱斬
繪處決圖榜示天下幼子然及妻女俱發功臣家爲奴
時京師久旱遂大雨籍彬家得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
二百櫃他珍瑤不可數計許泰江都人都督寧子襲職
爲羽林前衛指揮使中武會舉第一擢署都指揮同知
尋充副總兵協守宣府正德六年與郤永江彬俱調勦
流賊敗賊霸州追敗之東光半壁店未幾復敗賊棗強
劉六寇曹州泰與馮楨郤永擊却之乘勝禽斬千八百
人賊犯蠡縣臨城泰等不敢擊被劾停俸旣而賊奔衛
輝泰爲所敗調赴萊陽逗遛不進詔革署都督僉事新

銜仍以都指揮同知辦賊賊平進署都督同知留京師
與彬日侍左右賜國姓歷遷左都督冒應州功封安邊
伯宸濠反帝以泰爲威武副將軍偕中官張忠率禁軍
先往宸濠已爲王守仁所禽泰欲攘其功疾馳至南昌
窮搜逆黨士民被誣陷者不可勝計誅求刑戮甚於宸
濠之亂嫉守仁功排擠之百方執伍文定窘辱備至居
久之始旋師世宗卽位廷臣交劾文定亦備以虐民妒
功狀上聞下獄論死資緣貴近減死徙邊馬昂亦罷炁
等戍邊

錢寧不知所出或云鎮安人幼鬻太監錢能家爲奴能

嬖之冒錢姓能死推恩家人得爲錦衣百戶正德初曲
事劉瑾得幸於帝性獯狻善射拓左右弓帝喜賜國姓
爲義子傳陞錦衣千戶瑾敗以計免歷指揮使掌南鎮
撫司累遷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典詔獄言無不聽其名
刺自稱皇庶子引樂工臧賢回回人于永及諸番僧以
祕戲進請於禁內建豹房新寺恣聲伎爲樂復誘帝微
行帝在豹房常醉枕寧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
密伺寧寧來則知駕將出矣太監張銳領東廠緝事橫
甚而寧典詔獄勢最熾中外稱曰廠衛司務林華評事
沈光大皆以杖繫校尉爲寧所奏逮下錦衣獄黜光大

貶華一級錦衣千戶王注與寧暱撻人至死員外郎劉秉鑑持其獄急寧匿注於家而屬東廠發刑部他事尚書張子麟亟造謝寧立釋注乃已廠衛校卒至部院白事稱尚書子麟輩曰老尊長太僕少卿趙經初以工部郎督乾清宮工乾沒帑金數十萬經死寧佯遣校尉治喪迫經妻子扶櫬出姬妾帑藏悉據有之中官廖堂鎮河南其弟錦衣指揮鵬肆惡爲巡撫鄧庠所劾詔降級安置鵬懼使其嬖妾私事寧得留任寧子永安六歲爲都督養子錢傑錢靖等俱冒國姓授錦衣衛官念富貴已極帝無子思結強藩自全爲寧王宸濠營復護衛又

遣人往宸濠所有異謀又令宸濠數進金銀玩好於帝謀召其世子司香太廟爲入嗣地又以玉帶綵紵附其典寶萬銳歸詐稱上賜凡宸濠所遣私人行賄京師皆主伶人臧賢家由寧以達帝左右宸濠反帝心疑寧寧懼白帝收宸濠所遣盧孔章而歸罪賢謫戍邊使校尉殺之遂以滅口又致孔章瘐死冀得自全然卒中江彬計使董皇店役彬在道盡白其通逆狀帝曰黠奴我固疑之乃羈之臨清馳收其妻子家屬帝還京裸縛寧籍其家得玉帶二千五百束黃金十餘萬兩白金三千箱胡椒數千石世宗卽位磔寧於市養子傑等十一人皆

斬子永安幼免死妻妾發功臣家爲奴

陸炳其先平湖人祖塢以軍籍隸錦衣衛爲總旗父松襲職從興獻王之國安陸選爲儀衛司典仗世宗入承大統松以從龍恩遷錦衣副千戶累官後府都督僉事協理錦衣事世宗始生松妻爲乳媪炳幼從母入宮中稍長日侍左右炳武健沉鷺長身火色行步類鶴舉嘉靖八年武會試授錦衣副千戶松卒襲指揮僉事尋進署指揮使掌南鎮撫事十八年從帝南幸次衛輝夜四更行宮火從官倉猝不知帝所在炳排闥負帝出帝自是愛幸炳屢擢都指揮同知掌錦衣事帝初嗣位掌錦

衣者朱宸未久罷代者駱安繼而王佐陳寅皆以興邸
舊人掌錦衣衛佐嘗保持張鶴齡兄弟獄有賢聲寅亦
謹厚不爲惡及炳代寅權勢遠出諸人上未幾擢署都
督僉事又以緝捕功擢都督同知炳驟貴同列多父行
炳陽敬事之徐以計去其易已者又能得閣臣夏言嚴
嵩歡以故日益重嘗捶殺兵馬指揮爲御史所糾詔不
問言故暱炳一日御史劾炳諸不法事言卽擬旨逮治
炳窘行三千金求解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炳自是嫉
言次骨及嵩與言構炳助嵩發言與邊將關節書言罪
死嵩德炳恣其所爲引與籌畫通賕賂後仇鸞得寵陵

嵩出其上獨憚炳炳曲奉之不敢與鈞禮而私出金錢結其所親愛得鸞陰私及鸞病亟炳盡發其不軌狀帝大驚立收鸞敕印鸞憂懼死至剖棺戮屍炳先進左都督錄禽哈舟兒功加太子太保以發鸞密謀加少保兼太子太傅歲給伯祿三十三年命入直西苑與嚴嵩朱希忠等侍修元三十五年三月賜進士恩榮宴故事錦衣列於西帝以炳故特命上坐班二品之末明年疏劾司禮中官李彬侵盜工所物料營墳墓僭擬山陵與其黨杜泰三人論斬籍其貲銀四十餘萬金珠珍寶無算尋加炳太保兼少傅掌錦衣如故三公無兼三孤者僅

於炳見之炳任豪惡吏爲爪牙悉知民間銖兩奸富人
有小過輒收捕沒其家積貲數百萬營別宅十餘所莊
園遍四方勢傾天下時嚴嵩父子盡攬六曹事炳無所
不關說文武大吏爭走其門歲入不貲結權要周旋善
類亦無所吝帝數起大獄炳多所保全折節士大夫未
嘗構陷一人以故朝士多稱之者三十九年卒官贈忠
誠伯謚武惠祭葬有加官其子繹爲本衛指揮僉事隆
慶初用御史言追論炳罪削秩籍其產奪繹及弟太常
少卿煒官坐贓數十萬繫繹等追償久之貲盡萬曆三
年繹上章乞免張居正等言炳救駕有功且律非謀反

叛逆奸黨無籍沒者况籍沒追贓二罪并坐非律意帝憫之遂獲免

邵元節貴溪人龍虎山上清宮道士也師事范文泰李伯芳黃太初咸盡其術寧王宸濠召之辭不往世宗嗣位惑內侍崔文等言好鬼神事日事齋醮諫官屢以爲言不納嘉靖三年徵元節入京見於便殿大加寵信俾居顯靈宮專司禱祀雨雪愆期禱有驗封爲清微妙濟守靜修真凝元行範志默秉誠致一真人統轄朝天顯靈靈濟三宮總領道教錫金玉銀象牙印各一六年乞還山詔許馳傳未幾趨朝有事南郊命分獻風雲雷雨

壇預宴奉天殿班二品贈其父太常丞母安人并贈文
泰真人賜元節紫衣玉帶給事中高金論之帝下金詔
獄敕建真人府於城西以其孫啓南爲太常丞曾孫時
雍爲太常博士歲給元節祿百石以校尉四十人供灑
掃賜莊田三十頃蠲其租又遣中使建道院於貴溪賜
名仙源宮旣成乞假還山中途上奏言爲大學士李時
弟員外叟所侮時上章引罪叟下獄獲譴比還朝舟至
潞河命中官迎入賜蟒服及闡教輔國玉印先是以皇
嗣未建數命元節建醮以夏言爲監禮使文武大臣日
再上香越三年皇子疊生帝大喜數加恩元節拜禮部

尚書賜一品服孫啓南徒陳善道等咸進秩贈伯芳太
初爲真人帝幸承天元節病不能從無何死帝爲出涕
贈少師賜祭十壇遣中官錦衣護喪還有司營葬用伯
爵禮禮官擬諡榮靖不稱旨再擬文康帝兼用之曰文
康榮靖啓南官至太常少卿善道亦封清微闡教崇真
衛道高士隆慶初削元節秩諡

陶仲文初名典真黃岡人嘗受符水訣於羅田萬玉山
與邵元節善嘉靖中由黃梅縣吏爲遼東庫大使秩滿
需次京師寓元節邸舍元節年老宮中黑青見治不效
因薦仲文於帝以待水噀劒絕宮中妖莊敬太子患痘

禱之而瘥帝深寵異十八年南巡元節病以仲文代次衛輝有旋風繞駕帝問此何祥也對曰主火是夕行宮果火宮人死者甚衆帝益異之授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尋封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明年八月欲令太子監國專事靜攝太僕卿楊最疏諫杖死廷臣震懾大臣爭諂媚取容神仙禱祀日亟以仲文子世同爲太常丞子壻吳濬從孫良輔爲太常博士帝有疾旣而瘳喜仲文祈禱功特授少保禮部尚書久之加少傅仍兼少保仲文起筦庫不二歲登三孤恩寵出元節上乃請建雷壇於鄉縣祝聖壽以其徒臧宗仁爲

左至靈馳驛往督黃州同知郭顯文監之工稍稍謫顯
文典史遣工部郎何成代督趨甚急公私騷然御史楊
爵郎中劉魁言及之給事中周怡陳時事有日事禱祠
語帝大怒悉下詔獄拷掠長繫吏部尚書熊浹諫乩仙
卽命削籍自是中外爭獻符瑞焚修齋醮之事無敢指
及之者矣帝自二十年遭宮婢變移居西內日求長生
郊廟不親朝講盡廢君臣不相接獨仲文得時見見輒
賜坐稱之爲師而不名心知臣下必議已每下詔旨多
憤疾之辭廷臣莫知所指小人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
輩皆緣以進其後夏言以不冠香葉冠積他釁至死而

嚴嵩以虔奉焚修蒙異眷者二十年大同獲諜者王三帝歸功上元加仲文少師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領三孤終明世惟仲文而已久之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支大學士俸廕子世恩爲尚寶丞復以聖誕加恩給伯爵俸授其徒郭弘經王永寧爲高士時都御史胡纘宗下獄株連數十人二十九年春京師災異頻見帝以咨仲文對言慮有冤獄得雨方解俄法司上纘宗等爰書帝悉從輕典果得雨乃以平獄功封仲文恭誠伯歲祿千二百石弘經永寧封真人仇鸞之追戮也下詔稱仲文功增祿百石廕子世昌國子生三十二年仲文言齊

河縣道士張演昇建大清橋濬河得龍骨一重千斤又
突出石沙一脉長數丈類有神相帝卽發帑銀助之時
建元嶽湖廣太和山旣成遣英國公張溶往行安神禮
仲文偕顧可學建醮祈福明年聖誕加恩廕子錦衣百
戶帝益求長生日夜禱祠簡文武大臣及詞臣入直西
苑供奉青詞四方奸人段朝用龔可佩藍道行王金胡
大順藍田玉之屬咸以燒煉符咒熒惑天子然不久皆
敗獨仲文恩寵日隆久而不替士大夫或緣以進又創
二龍不相見之說青宮虛位者二十年三十五年上皇
考道號爲三天金闕無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

慧聖尊開眞仁化大帝皇妣號爲三天金闕無上玉堂
總仙法主元元道德哲慧聖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帝
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元眞君後加號九天
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
眞人元虛圓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再號太上大羅天
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眞
人元都境萬壽帝君明年仲文有疾乞還山獻上歷年
所賜蟒玉金寶法冠及白金萬兩旣歸帝念之不置遣
錦衣官存問命有司以時加禮改其子尚寶少卿世恩
爲太常丞兼道錄司右演法供事眞人府仲文得寵二

十年位極人臣然小心慎密不敢恣肆三十九年卒年八十餘帝聞痛悼葬祭視邵元節特諡榮康惠肅世恩後至太常卿隆慶元年坐與王金僞製藥物下獄論死仲文秩諡亦追削段朝用合肥人以燒煉干郭勛言所化銀皆仙物用爲飲食器當不死勛進之帝帝大悅仲文亦薦之獻萬金助雷壇工費帝嘉其忠授紫府宣忠高士朝用請歲進數萬金以資國用帝益喜已而術不驗其徒王子巖攻發其詐帝執子巖朝用付鎮撫拷訊朝用所獻銀故出勛資事旣敗帝亦寢疎勛明年勛亦下獄朝用乃脅勛賄捶死其家人復上疏瀆奏帝怒遂

論死龔可佩嘉定人出家崑山爲道士通曉道家神名由仲文進諸大臣撰青詞者時從可佩問道家故事俱愛之得爲太常博士帝命入西宮教宮人習法事累遷太常少卿爲中官所惡誣其嗜酒使使偵之報可佩醉員外郎邵駿所執下詔獄并逮駿俱杖六十可佩杖死屍暴潞河爲羣犬所食駿亦奪官駿與可佩故無交無敢白其枉者藍道行以扶鸞術得幸有所問輒密封遣中官詣壇焚之所答多不如旨帝咎中官穢褻中官懼交通道行啓視而後焚答始稱旨帝大喜問今天下何以不治道行故惡嚴嵩假乩仙言嵩奸罪帝問果爾上

仙何不殛之答曰留待皇帝自殛帝心動會御史鄒應龍劾嵩疏上帝卽放嵩還已嵩訶知道行所爲厚賂帝左右發其怙寵招權諸不法事下詔獄坐斬死獄中胡大順者仲文同縣人也緣仲文進供事靈濟宮仲文死大順以奸欺事發斥回籍後覲復用僞撰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呂祖所作且言呂祖授三元大丹可却疾不老遣其子元玉從妖人何廷玉齎入京因左演法藍田玉左正一羅萬象以通內官趙楹獻之帝田玉者鐵柱觀道士嚴嵩罷歸至南昌值聖誕田玉爲帝建醮會御史姜儆訪秘法至嵩索田玉諸符籙進獻田玉亦自以召

鶴術託儆附奏得召爲演法與萬象竝以扶鸞術供奉西內因交歡楹時帝方幸此三人故大順書由三人進帝覽書問旣云乩書扶乩者何不來田玉遂詐爲聖諭徵之至則屢上書求見帝語徐階曰自藍道行下獄遂百孽擾宮今大順來可復用乎對曰扶乩之術惟中外交通間有驗者否則茫然不知今宮孽已久似非道行所致且用此輩孽未必消小人無賴宜治以法帝悟報曰田玉無狀去冬代廷玉進水銀藥遂詐傳密旨徵取大順不治無以儆將來階對水銀不可服食詐傳詔旨罪尤重倘置不問羣小互相朋結恐釀大患乃命執大

順田玉萬象等下錦衣獄不知其奸由楹也錦衣上獄
詞帝有意寬之以問階階力言不可不重治乃下諸人
法司令重擬楹伺間具密奏爲諸人申理帝大怒付司
禮拷訊具得其交通狀遂與大順田玉萬象廷玉元玉
竝論死楹瘐死帝以逆囚當顯戮怒所司不如法詔停
刑部司官俸嘉靖四十四年也世宗朝奏章有前朝後
朝之說前朝所奏者諸司章奏也他方士雜流有所陳
請則從後朝入前朝官不與聞故無人摘發賴帝晚年
漸悟其妄而政府力爲執奏諸奸獲正法云王金者鄆
縣人也爲國子生殺人當死知縣陰應麟雅好黃白術

聞金有秘方爲之解得末減金遂逃京師匿通政使趙文華所以仙酒獻文華文華獻之帝及文華視師江南金落魄無所遇一日帝於秘殿扶乩言服芝可延年使使採芝天下四方來獻者皆積苑中中使竊出市人復進之以邀賞金厚結中使得芝萬本聚爲一山號萬歲芝山又僞爲五色龜欲因禮部以獻尚書吳山不爲進山罷金自進之帝大喜遣官告太廟禮官袁煒率廷臣表賀而授金太醫院御醫先是總督胡宗憲獻白鹿者再帝喜告謝元極寶殿及太廟進宗憲秩百官表賀已宗憲獻靈芝五白龜二帝益喜賜金幣鶴衣告廟表賀

如初不數日龜死帝曰天降靈物朕固疑處塵寰不久也淮王獻白雁二帝曰天降祥羽其告廟嚴嵩孫鵠獻玉兔一靈芝六十四藍道行獻瑞龜俱遣中官獻太廟廷臣表賀未幾兔生二子禮官請謝元告廟是月兔又生二子帝以爲延生之祥特建謝典告廟已又生數子皆稱賀其他西苑嘉禾顯陵甘露無不告廟稱賀者當是時陶仲文已死嚴嵩亦罷政藍道行又以詐僞誅宮中數見妖孽帝春秋高意邑邑不樂中官因詐飾以娛之四十三年五月帝夜坐庭中獲一桃御幄後左右言自空中下帝大喜曰天賜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復降

一桃其夜白兔生二子帝益喜謝元告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廷臣表賀帝以奇祥三錫天眷非常手詔褒答時遣官求方士於四方至者日衆豐城人熊顯進仙書六十六冊方士趙添壽進秘法三十二種醫士申世文亦進三種帝知其多妄無殊錫金思所以動帝乃與世文及陶世恩陶倣劉文彬高守中僞造諸品仙方養老新書七元天禽護國兵策與所製金石藥竝進其方詭秘不可辨性燥非服食所宜帝御之稍稍火發不能愈世恩竟得遷太常卿倣太醫院使文彬太常博士未幾帝大漸遺詔歸罪金等命悉正典刑五人竝論死繫獄

隆慶四年十月高拱柄國盡反徐階之政乃宥金等死
編口外爲民

顧可學無錫人舉進士歷官浙江參議言官劾其在部
時盜官帑斥歸家居二十餘年矧世宗好長生而同年
生嚴嵩方柄國乃厚賄嵩自言能煉童男女洩爲秋石
服之延年嵩爲言於帝遣使齎金幣就其家賜之可學
詣闕謝遂命爲右通政嘉靖二十四年超拜工部尚書
尋改禮部再加至太子太保時盛端明亦以方術承帝
眷可學獨揚揚自喜請屬公事人咸畏而惡之帝惑乩
仙言手詔問禮部古用芝入藥今產何所尚書吳山博

引本草黃帝內經漢舊儀王充論衡瑞命記言歷代皆以芝爲瑞然服食之法未有傳所產地亦未敢預擬乃詔有司採之五嶽及太和龍虎三茅齊雲鶴鳴諸山無何宛平民獻芝五本帝悅賚銀幣自是來獻者接踵時又採銀礦龍涎香中使四出論者咸咎可學可學尋以年老乞休卒賜祭葬諡榮僖端明饒平人舉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劾罷家居十年自言通曉藥石服之可長生由陶仲文以進嚴嵩亦左右之遂召爲禮部右侍郎尋拜工部尚書改禮部加太子少保皆與可學竝命二人但食祿不治事供奉藥物而已端明頗

負才名晚由他途進士論恥之端明內不自安引去卒
於家賜祭葬諡榮簡隆慶初二人皆禡官奪諡朱隆禧
者崑山人由進士歷順天府丞坐大計黜二十七年陶
仲文赴太和山隆禧邀至其家以所傳長生秘術及所
製香衲祈代進仲文還朝奏之帝悅卽其家賜白金飛
魚服隆禧入朝謝恩帝以大計罷閒官例不復起加太
常卿致仕居二年加禮部右侍郎會有邊警仲文乘閒
薦隆禧知兵帝曰祖宗法不可廢卒不用旣卒其妻請
卹典所司執不予帝特諭予之隆慶初禡官帝晚年求
方術益急仲文可學輩皆前死四十一年冬命御史姜

明史卷三百七終
倣王大任分行天下訪求方士及符籙秘書倣江南山東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大任畿輔河南湖廣四川山西陝西雲南貴州至四十三年十月還朝上所得法秘數千冊方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倣大任擢侍講學士秩等賜第京師倣不自安尋引退大任入翰林不爲同官所齒隆慶元年正月言官劾兩人所進劉文彬等已正刑章宜并罪遂奪職

明史卷三百八

列傳第一百九十六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奸臣

宋史論君子小人取象於陰陽其說當矣然小人世所恒有不容概被以奸名必其竊弄威柄構結禍亂動搖宗祏屠害忠良心跡俱惡終身陰賊者始加以惡名而不敢辭有明一代巨奸大惡多出於寺人內豎求之外廷諸臣蓋亦鮮矣當太祖開國之初胡惟庸兇狡自肆竟坐叛逆誅死陳瑛在成祖時以刻酷濟其奸私逢君

長君荼毒善類此其所值皆英武明斷之君而包藏禍
心久之方敗令遇庸主其爲惡可勝言哉厥後權歸內
豎懷奸固寵之徒依附結納禍流搢紳惟世宗朝閹宦
斂迹而嚴嵩父子濟惡貪營無厭莊烈帝手除逆黨而
周延儒溫體仁懷私植黨悞國覆邦南都末造本無足
言馬士英庸瑣鄙夫饕殘恣惡之數人者內無閹尹可
依而外與羣邪相比罔恤國事職爲亂階究其心迹殆
將與杞檜同科吁可畏哉作奸臣傳

胡惟庸

陳寧

陳

瑛

馬

麟等

嚴嵩

趙文華等

周延儒

溫體仁

馬士英 阮大鍼

胡惟庸定遠人歸太祖於和州授元帥府奏差尋轉宣使除寧國主簿進知縣遷吉安通判擢湖廣僉事吳元年召爲太常少卿進本寺卿洪武三年拜中書省參知政事已代汪廣洋爲左丞六年正月右丞相廣洋左遷廣東行省參政帝難其人久不置相惟庸獨專省事七月拜右丞相久之進左丞相復以廣洋爲右丞相自楊憲誅帝以惟庸爲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嘗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已者輒匿不以聞四方躁進

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大將軍徐達深疾其奸從容言於帝惟庸遂誘達闇者福壽以圖達爲福壽所發御史中丞劉基亦嘗言其短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挾醫視遂以毒中之基死益無所忌與太師李善長相結以兄女妻其從子佑學士吳伯宗劾惟庸幾得危禍自是勢益熾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石筍出水數尺諛者爭引符瑞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皆夜有火光燭天惟庸益喜自負有異謀矣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傳帝怒責之曰中原兵燹之餘民始復業籍戶買馬艱苦殊甚使皆效爾

所爲民雖盡鬻子女不能給也責捕盜於代縣平涼侯費聚奉命撫蘇州軍民日嗜酒色帝怒責往西北招降蒙古無功又切責之二人大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二人二人素慙勇見惟庸用事密相往來嘗過惟庸家飲酒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爲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益惶懼惟庸乃告以已意令在外收集軍馬又嘗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及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曰吾有所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者善長之弟惟庸壻李佑父也惟庸令陰說善長善長已老不能強拒初不許已而依違其間惟

庸益以爲事可就乃遣明州衛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與期會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臣于元嗣君請兵爲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馳馬於市墜死車下惟庸殺輓車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乃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謀起事陰告四方及武臣從己者十二年九月占城來貢惟庸等不以聞中官出見之入奏帝怒敕責省臣惟庸及廣洋頓首謝罪而微委其咎於禮部部臣又委之中書帝益怒盡囚諸臣窮詰主者未幾賜廣洋死廣洋妾陳氏從死帝詢之乃入官陳知縣女也大怒曰沒官婦女止給功臣家

文臣何以得給乃敕法司取勘于是惟庸及六部堂屬咸當坐罪明年正月涂節遂上變告惟庸御史中丞商嵩時謫爲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訊詞連寧節廷臣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可不誅乃誅惟庸寧并及節惟庸旣死其反狀猶未盡露至十八年李存義爲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賢獄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藍玉征沙漠獲封績善長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發捕績下吏訊得其狀逆謀益大著會善長家奴盧仲謙首善長與惟庸往來狀而陸仲亨家奴封帖木亦首仲亨及

唐勝宗費聚趙雄三侯與惟庸共謀不軌帝發怒肅清逆黨詞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餘人乃爲昭示奸黨錄布告天下株連蔓引迄數年未靖云陳寧茶陵人元末爲鎮江小吏從軍至集慶館於軍帥家代軍帥上書言事太祖覽之稱善召試檄文詞意雄偉乃用爲行省掾吏時方四征羽書旁午寧酬答整暇事無留滯太祖益才之淮安納款奉命徵其兵抵高郵爲吳人所獲寧抗論不屈釋還擢廣德知府會大旱乞免民租不許寧自詣太祖奏曰民饑如此猶徵租不已是爲張士誠毆民也太祖壯而聽之辛丑除樞密院都事癸卯遷提刑按察

司僉事明年改浙東按察使有小隸訟其隱過寧已擢
中書參議太祖親鞫之寧首服繫應天獄一歲吳元年
冬盡將決太祖惜其才命諸將數其罪而宥之用爲太
倉市舶提舉洪武元年召拜司農卿遷兵部尚書明年
出爲松江知府用嚴爲治積歲蠹弊多所釐革尋改山
西行省參政召拜參知政事知吏戶禮三部事寧初名
亮至是賜名寧三年坐事出知蘇州尋改浙江行省參
政未行用胡惟庸薦召爲御史中丞太祖嘗御東閣免
冠而櫛寧與侍御史商暉入奏事太祖見之遂移入便
殿遣人止寧毋入櫛已整冠出閣始命入見六年命兼

明史卷三
列傳五
領國子監事俄拜右御史大夫八月遣釋奠先師丞相
胡惟庸參政馮冕誠意伯劉基不陪祀而受胙太祖以
寧不舉奏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者不頒胙久之進
左御史大夫寧有才氣而性特嚴刻其在蘇州徵賦苛
急嘗燒鐵烙人肌膚吏民苦之號爲陳烙鐵及居憲臺
益務威嚴太祖嘗責之寧不能改其子孟麟亦數諫寧
怒捶之數百竟死太祖深惡其不情曰寧於其子如此
奚有於君父耶寧聞之懼遂與惟庸通謀十三年正月
惟庸事發寧亦伏誅

陳瑛滁人洪武中以人才貢入太學擢御史出爲山東

按察使建文元年調北平僉事湯宗告瑛受燕王金錢通密謀逮謫廣西燕王稱帝召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院事瑛天性殘忍受帝寵任益務深刻專以搏擊爲能甫莅事卽言陛下應天順人萬姓率服而廷臣有不順命效死建文者如侍郎黃觀少卿廖昇修撰王叔英紀善周是修按察使王良知縣顏伯瑋等其心與叛逆無異請追戮之帝曰朕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後二十九人中如張統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况汝所言有不與此數者勿問後瑛閱方孝孺等獄詞遂簿觀叔英等家給配其妻女疏族外親莫不連染胡閏

之獄所籍數百家號冤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慘謂人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等爲無名於是諸忠臣無遺種矣永樂元年擢左都御史益以訐發爲能八月劾歷城侯盛庸怨誹當誅庸自殺二年劾曹國公李景隆謀不軌又劾景隆弟增枝知景隆不臣不諫多置莊產蓄佃僕意叵測俱收繫又劾長興侯耿炳文僭炳文自殺劾駙馬都尉梅殷邪謀殷遇害三年行部尚書雜僉言事忤帝意瑛劾僉貪暴僉坐誅死又劾駙馬都尉胡觀強取民間女子娶娼爲妾預景隆逆謀以親見宥不改帝命勿治罷觀朝請已又劾其怨望逮下獄

八年劾隆平侯張信占練湖及江陰官田命三法司雜治之瑛爲都御史數年所論劾勲戚大臣十餘人皆陰希帝指其他所劾順昌伯王佐都督陳俊指揮王恕都督曹遠指揮房昭僉都御史俞士吉大理少卿袁復御史車舒都督王瑞指揮林泉牛諒通政司參議賀銀等先後又數十人俱得罪帝以爲能發奸寵任之然亦知其殘刻所奏讞不盡從中書舍人芮善弟夫婦爲盜所殺心疑其所親訟於官刑部驗非盜縱之善白帝刑部故出盜帝命御史鞠治果非盜瑛因劾善妄奏當下獄帝曰兄弟同氣得賊惟恐逸之善何罪其勿問車里宣

慰使刀遲答侵威遠州地執其知州刀算黨以歸帝遣使諭之刀遲答懼歸地及所執知州遣弟刀臘等貢方物謝罪瑛請先下刀臘法司且逮治刀遲答帝曰蠻獠之性稍不相得則相讐改則已今服罪而復治之何以處不服者遂赦弗問知嘉興縣李鑑廷見謝罪帝問故瑛言鑑籍奸黨姚瑄瑄弟亨當連坐而鑑釋亨不籍宜罪鑑言都察院文止籍瑄未有亨名帝曰院文無名而不籍不失爲慎重鑑得免戶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因及建文事辭意率直帝命議行之瑛劾文雅狂妄請寘之法帝曰草野之人何知忌諱其言有可采柰何以直

而廢之瑛刻薄非助朕爲善者以文雅付吏部量材授官海運糧漂沒瑛請治官軍罪責之償帝曰海濤險惡官軍免溺死幸矣悉釋不問瑛之奸險附會一意苛刻皆此類也帝北巡皇太子監國瑛言兵部主事李貞受皂隸葉轉等四人金請下貞獄無何貞妻擊登聞鼓訴冤皇太子命六部大臣廷鞫之自辰至午貞等不至惟葉轉至訊之云貞不承不勝拷掠死三皂隸皆笞死三日矣貞實未嘗受金先是袁綱覃珩兩御史俱至兵部索皂隸貞粹無以應兩御史銜之與此獄於是刑科給事中耿通等言瑛及綱珩朋奸蒙蔽擅殺無辜請罪瑛

皇太子曰瑛大臣蓋爲下所欺不能覺察耳置勿問械繫綱珩以其罪狀奏行在又有學官坐事謫充太學膳夫者皇太子令法司與改役瑛格不行中允劉子春等復劾瑛方命自恣皇太子謂瑛曰卿用心刻薄不明政體殊非大臣之道時太子深惡瑛以帝方寵任無如何久之帝亦寢疎瑛九年春瑛得罪下獄死天下快之帝以篡得天下御下多用重典瑛首承風旨傾誣排陷者無算一時臣工多效其所爲如紀綱馬麟丁珏秦政學趙緯李芳皆以傾險聞綱在佞倖傳麟輩人洪武末爲工科給事中建文時坐罪謫雲南爲吏成祖卽位悉復

建文朝所罷官麟得召還尋進兵科都給事中麟無他
建白專以訐發爲能帝久亦厭之諭麟等曰奏牘一字
之誤皆喋喋煩碎甚矣僞謬卽改正不必以聞麟等言
奏內有不稱臣者不可宥帝曰彼亦偶脫漏耳言官當
陳軍國大務細故可畧也久之擢右通政帝一日顧侍
臣曰四方頻奏水旱朕甚不寧麟遽進曰水旱天數堯
湯不免一二郡有之未害帝曰洪範恒雨恒暘皆本人
事可委天數哉爾此言不學故也麟慚而退麟居言路
糾彈諸司無虛日嘗署兵部事甫一日輒有過爲人所
奏自是稍戢居通政八年卒於官珏山陽人永樂四年

里社賽神誣以聚衆謀不軌坐死者數十人法司因稱
珏忠特擢刑科給事中伺察百僚小過輒上聞居官十
年貪黷不顧廉恥母喪未期起復視事輒隨衆大祀齋
宮復與慶成宴爲御史俞信等所劾論大不敬當死帝
曰朕素疑其奸邪若悉行所言廷臣豈有一人免耶遂
謫戍邊政學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歷行在禮部郎中
務掇人過失肆爲奸貪十六年春有罪伏誅緯初爲大
興教諭燕兵起與城守有勞擢禮科給事中坐罪謫思
南宣慰司教授永樂七年復原官務掇撫朝士過久之
遷浙江副使後入朝仁宗見其名曰此人尚在耶是無

異蛇蝎遂謫嘉興典史芳穎上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歷
刑科給事中宣宗數御便殿與大臣議事芳言洪武中
大臣面議時政必給事中二人與俱請復其舊帝是之
芳輒自矜百司所爲少不如意卽詣帝前奏之人比之
紀綱久之帝亦惡其奸黜爲海鹽丞棄官歸

嚴嵩字惟中分宜人長身戍削疎眉目大音聲舉弘治
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移疾歸讀書鈴山十年
爲詩古文辭頗著清譽還朝久之進侍講署南京翰林
院事召爲國子祭酒嘉靖七年歷禮部右侍郎奉世宗
命祭告顯陵還言臣恭上寶冊及奉安神牀皆應時雨

霽又石產棗陽羣鶴集繞碑入漢江河流驟漲請命輔臣撰文刻石以紀天眷帝大悅從之遷吏部左侍郎進南京禮部尚書改吏部居南京五年以賀萬壽節至京師會廷議更修宋史輔臣請留嵩以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董其事及夏言入內閣命嵩還掌部事帝將祀獻皇帝明堂以配上帝已又欲稱宗入太廟嵩與羣臣議沮之帝不悅著明堂或問示廷臣嵩惶恐盡改前說條畫禮儀甚備禮成賜金幣自是益務爲佞悅帝上皇天上帝尊號寶冊尋加上高皇帝尊諡聖號以配嵩乃奏慶雲見請受羣臣朝賀又爲慶雲賦大禮告成頌奏之

帝悅命付史館尋加太子太保從幸承天賞賜與輔臣
埒嵩歸日驕諸宗藩請卹乞封挾取賄賂子世蕃又數
關說諸曹南北給事御史交章論貪污大臣皆首嵩嵩
每被論亟歸誠於帝事輒已帝或以事諮嵩所條對平
無奇帝必故稱賞欲以諷止言者嵩科第先夏言而位
下之始倚言事之謹嘗置酒邀言躬詣其第言辭不見
嵩布席展所具啟跪讀言謂嵩實下己不疑也帝以奉
道嘗御香葉冠因刻沈水香冠五賜言等言不奉詔帝
怒甚嵩因召對冠之籠以輕紗帝見益內親嵩嵩遂傾
言斥之言去醮祀青詞非嵩無當帝意者二十一年八

月拜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仍掌禮部事時嵩年六十餘矣精爽溢發不異少壯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嘗一歸洗沐帝益謂嵩勤久之請解部事遂專直西苑帝嘗賜嵩銀記文曰忠勤敏達尋加太子太傅翟鑾資序在嵩上帝待之不如嵩嵩諷言官論之鑾得罪去吏部尚書許讚禮部尚書張璧同入閣皆不預聞票擬事政事一歸嵩讚嘗歎曰何奪我吏部使我旁覲人嵩欲示厚同列且塞言者意因以顯夏言短乃請凡有宣召乞與成國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及讚璧偕入如祖宗朝蹇夏三楊故事帝不聽然心益喜嵩累進吏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師久之帝微覺嵩橫時讚
老病罷璧死乃復用夏言帝爲加嵩少師以慰之言至
復盛氣陵嵩頗斥逐其黨嵩不能救子世蕃方官尚寶
少卿橫行公卿間言欲發其罪嵩父子大懼長跪榻下
泣謝乃已知陸炳與言惡遂與比而傾言世蕃遷太常
少卿嵩猶畏言疏遣歸省墓嵩尋加特進再加華蓋殿
大學士窺言失帝眷用河套事搆言及曾銑俱棄市已
而南京吏部尚書張治國子祭酒李本以疎遠擢入閣
益不敢預可否嵩旣傾殺言益僞恭謹言嘗加上柱國
帝亦欲加嵩嵩乃辭曰尊無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稱國

初雖設此官左相國達功臣第一亦止爲左柱國乞陞下免臣此官著爲令典以昭臣節帝大喜允其辭而以世蕃爲太常卿嵩無他才畧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張經李天寵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前後劾嵩世蕃者謝瑜葉經童漢臣趙錦王宗茂何維柏王冕陳塏厲汝進沈鍊徐學詩楊繼盛周鈇吳時來張翀董傳策皆被譴經鍊用他過置之死繼盛附張經疏尾殺之他所不悅假遷除考察以斥者甚衆皆未嘗有跡也俺答薄都城慢書求貢帝召嵩與李本及禮部尚

書徐階入對西苑嵩無所規畫委之禮部帝悉用階言
稍輕嵩嵩復以間激帝怒杖司業趙貞吉而謫之兵部
尚書丁汝夔受嵩指不敢趣諸將戰寇退帝欲殺汝夔
嵩懼其引己謂汝夔曰我在母慮也汝夔臨死始知爲
嵩給大將軍仇鸞始爲曾銑所劾倚嵩傾銑遂約爲父
子已而鸞挾寇得帝重嵩猶兒子蓄之寢相惡嵩密疏
毀鸞帝不聽而頗納鸞所陳嵩父子過少疎之嵩當入
直不召者數矣嵩見徐階李本入西內卽與俱入至西
華門門者以非詔旨格之嵩還第父子對泣時陸炳掌
錦衣與鸞爭寵嵩乃結炳共圖鸞會鸞病死炳訐鸞陰

事帝追戮之於是益信任嵩遣所乘龍舟過海子召嵩載直西內如故世蕃尋遷工部左侍郎倭寇江南用趙文華督察軍情大納賄賂以遺嵩致寇亂益甚及胡宗憲誘降汪直徐海文華乃言臣與宗憲策臣師嵩所授也遂命嵩兼支尚書俸無謝自是褒賜皆不謝帝嘗以嵩直廬隘撤小殿材爲營室植花木其中朝夕賜御膳法酒嵩年八十聽以肩輿入禁苑帝自十八年葬章聖太后後卽不視朝自二十年宮婢之變卽移居西苑萬壽宮不入大內大臣希得謁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志然帝雖甚親

禮嵩亦不盡信其言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離其勢嵩父子獨得帝窾要欲有所救解嵩必順帝意痛詆之而婉曲解釋以中帝所不忍卽欲排陷者必先稱其媿而以微言中之或觸帝所恥與諱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士大夫輻輳附嵩時稱文選郎中萬臬職方郎中方祥等爲嵩文武管家尚書吳鵬歐陽必進高燿許論輩皆惴惴事嵩嵩握權久遍引私人居要地帝亦寢厭之而漸親徐階會階所厚吳時來張翀董傳策各疏論嵩嵩因密請究主使者下詔獄窮治無所引帝乃不問而慰留嵩然心不能無動階因得間傾嵩吏部

尚書缺嵩力援歐陽必進爲之甫三月卽斥去趙文華
忤旨獲譴嵩亦不能救有詔二王就婚邸第嵩力請留
內帝不悅嵩亦不能力持嵩雖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
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
中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當護喪歸嵩請留侍京邸帝
許之然自是不得入直所代嵩票擬而日縱淫樂於家
嵩受詔多不能答遣使持問世蕃值其方耽女樂不以
時答中使相繼促嵩嵩不得已自爲之往往失旨所進
青詞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會萬壽宮
火嵩請暫徙南城離宮南城英宗爲太上皇時所居也

帝不悅而徐階營萬壽宮甚稱旨帝益親階顧問多不
及嵩卽及嵩祠祀而已嵩懼置酒要階使家人羅拜舉
觴屬曰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乳哺之階謝不敢未幾
帝入方士藍道行言有意去嵩御史鄒應龍避雨內侍
家知其事抗疏極論嵩父子不法曰臣言不實乞斬臣
首以謝嵩世蕃帝降旨慰嵩而以嵩溺愛世蕃負眷倚
令致仕馳驛歸有司歲給米百石下世蕃於理嵩爲世
蕃請罪且求解帝不聽法司奏論世蕃及其子錦衣鵠
鴻客羅龍文戍邊遠詔從之特宥鴻爲民使侍嵩而錮
其奴嚴年於獄擢應龍通政司參議時四十一年五月

也龍文官中書交關爲奸利而年最黠惡士大夫競稱
芻山先生者也嵩旣去帝追念其贊元功意忽忽不樂
諭階欲遂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階極陳不可帝曰
卿等不欲必皆奉君命同輔元修乃可嚴嵩旣退其子
世蕃已伏法敢更言者並應龍俱斬嵩知帝念已乃賂
帝左右發道行陰事繫刑部俾引階道行不承坐論死
得釋嵩初歸至南昌值萬壽節使道士藍田玉建醮鐵
柱宮田玉善召鶴嵩因取其符籙并已祈鶴文上之帝
優詔褒答嵩因言臣年八十有四惟一子世蕃及孫鵠
皆遠戍乞移便地就養終臣餘年不許其明年南京御

史林潤奏江洋巨盜多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
居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世蕃得罪後與龍
文日誹謗時政其治第役衆四千道路皆言兩人通倭
變且不測詔下潤逮捕下法司論斬皆伏誅黜嵩及諸
孫皆爲民嵩竊政二十年溺信惡子流毒天下人咸指
目爲奸臣其坐世蕃大逆則徐階意也又二年嵩老病
寄食墓舍以死世蕃短項肥體眇一目由父任入仕以
築京師外城勞由太常卿進工部左侍郎仍掌尚寶司
事剽悍陰賊席父寵招權利無厭然頗通國典曉暢時
務嘗謂天下才惟己與陸炳楊博爲三炳死益自負嵩

耄昏且旦夕直西內諸司白事輒曰以質東樓東樓世蕃別號也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浹日不得見或停至暮而遣之士大夫側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門筐篚相望於道世蕃熟諳中外官饒瘠險易責賄多寡毫髮不能匿其治第京師連三四坊堰水爲塘數十畝羅珍禽奇樹其中日擁賓客縱倡樂雖大僚或父執虐之酒不困不已居母喪亦然好古尊彝奇器書畫趙文華鄢懋卿胡宗憲之屬所到輒輦致之或索之富人必得然後已被應龍劾戍雷州未至而返益大治園亭其監工奴見袁州推官郭諫臣不爲起御史林潤嘗劾懋卿懼

相報因與諫臣謀發其罪且及寃殺楊繼盛沈鍊狀世蕃喜謂其黨曰無恐獄且解法司黃光昇等以讞詞白徐階階曰諸公欲生之乎僉曰必欲死之曰若是適所以生之也夫楊沈之獄嵩皆巧取上旨今顯及之是彰上過也必如是諸君且不測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爲手削其草獨按龍文與汪直姻舊爲交通賄世蕃乞官世蕃用彭孔言以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制擬王者又結宗人典樸陰伺非常多聚亡命龍文又招直餘黨五百人謀爲世蕃外投日本先所發遣世蕃班頭牛信亦自山海衛棄伍北走誘致外兵共相響應卽日

令光昇等疾書奏之世蕃聞訖曰死矣遂斬於市籍其家黃金可三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他珍寶服玩所直又數百萬趙文華慈谿人嘉靖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以考察謫東平州同知久之累官至通政使性傾狡未第時在國學嚴嵩爲祭酒才之後仕於朝而嵩日貴幸遂相與結爲父子嵩念已過惡多得私人在通政劾疏至可預爲計故以文華任之文華欲自結於帝進百花仙酒詭曰臣師嵩服之而壽帝飲甘之手敕問嵩嵩驚曰文華安得爲此乃宛轉奏曰臣生平不近藥餌犬馬之壽誠不知何以然嵩恨文華不先白已召至直所

詈責之文華跪泣久不敢起徐階李本見之爲解乃令去嵩休沐歸九卿進謁嵩猶怒文華令從吏扶出之文華大窘厚賂嵩妻嵩妻教文華伺嵩歸匿於別室酒酣嵩妻爲之解文華卽出拜嵩乃待之如初以建議築京師外城加工部右侍郎東南倭患棘文華獻七事首以祭海神爲言請遣官望祭於江陰常熟次令有司掩骼輕徭次增募水軍次蘇松常鎮民田一夫過百畝者重科其賦且預徵官田稅三年次募富人輸財力自效事寧論功次遣重臣督師次招通番舊黨並海鹽徒易以忠義之名令偵伺賊情因以爲間兵部尚書聶豹議行

其五事惟增田賦遣重臣二事不行帝怒奪豹官而用
嵩言卽遣文華祭告海神因察賊情當是時總督尚書
張經方徵四方及狼土兵議大舉自以位文華上心輕
之文華不悅狼兵稍有斬獲功文華厚犒之使進剿至
漕涇戰敗亡頭目十四人文華恚數趣經進兵經慮文
華輕淺洩師期不以告文華益怒劾經養寇失機疏方
上經大捷王江涇文華攘其功謂已與巡按胡宗憲督
師所致經竟論死又劾浙江巡撫李天寵罪薦宗憲代
天寵亦論死帝益以文華爲賢命鑄督察軍務關防卽
軍中賜之文華自此出總督上益恣行無忌欲分蘇松

巡撫曹邦輔許墅關破賊功不得則以陶宅之敗重劾邦輔陶宅之戰實文華宗憲兵先潰也兵科給事中夏梈得其情劾文華欺誕吏科給事中孫濬亦白邦輔冤狀帝終信文華言邦輔坐遣戍文華旣殺經天寵復先後論罷總督周琬楊宜至是又傾邦輔勢益張文武將吏爭輸貨其門顛倒功罪牽制兵機紀律大乖將吏人解體徵兵半天下賊寇愈熾文華又陳防守事宜請籍閒田百萬畝給兵爲屯守計而令里居搢紳分督郡邑兵事爲兵部所駁而寢官軍旣屢敗文華知賊未易平欲委責去會川兵破賊周浦俞大猷破賊海洋文華

遂言水陸成功江南清晏請還朝帝悅許之北還敗報踵至帝疑其妄數詰嵩嵩曲爲解帝意終不釋會吏部尚書李默發策試選人中言漢武征四夷而海內虛耗唐憲復淮蔡而晚業不終文華劾其謗訕默坐死帝以是謂文華忠進工部尚書且加太子太保是時嵩年老慮一旦死有後患因薦文華文學宜供奉青詞直內閣帝不許而東南警邏至部議再遣大臣督師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材矣嵩令文華自請行爲帝言江南人矯首望文華帝以爲然命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浙江諸軍事時宗憲先以文華薦代楊宜爲總督及文華再出

宗憲欲藉文華以通於嵩諂奉無不至文華素不知兵亦倚宗憲兩人交甚歡已而宗憲平徐海俘陳東文華以大捷聞歸功上元帝大喜祭告郊廟社稷加文華少保廕子錦衣千戶召還朝文華乃推功元輔嵩辭陞廕帝優詔不允文華旣寵貴志日驕事中貴及世蕃漸不如初諸人憾之帝嘗遣使賜文華值其醉拜跪不如禮帝聞惡其不敬又嘗進方士藥帝服之盡使小璫再索之不應西苑造新閣不以時告成帝一日登高見西長安街有高薨問誰宅左右曰趙尚書新宅也旁一人曰工部大木半爲文華作宅何暇營新閣帝益愠會三殿

災帝欲建正陽門樓責成甚亟文華猝不能辦帝積怒且聞其連歲視師黷貨要功狀思逐之乃諭嵩曰門樓庀材遲文華似不如昔嵩猶未知帝意力爲掩覆且言文華觸熱南征因致疾宜增侍郎一人專督大工帝從之文華因上章稱疾請賜假靜攝旬月帝手批曰大工方興司空是職文華既有疾可回籍休養制下舉朝相賀帝雖逐文華猶以爲未盡其罪而言官無攻者帝怒無所洩會其子錦衣千戶懌以齋祀停封章日請假送父帝大怒黜文華爲民戍其子邊衛以禮科失糾劾令對狀於是都給事中謝江以下六人並廷杖削籍文華

故病蠱及遭譴臥舟中意邑邑不自聊一夕手捫其腹
腹裂臟腑出遂死後給事中羅嘉賓等核軍餉文華所
侵盜以十萬四千計有詔徵諸其家至萬曆十一年徵
猶未及半有司援恩詔祈免神宗不許戍其子慎思於
烟瘴地鄢懋卿豐城人由行人擢御史屢遷大理少卿
三十五年轉左僉都御史尋進左副都御史懋卿以才
自負見嚴嵩柄政深附之爲嵩父子所暱會戶部以兩
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不舉請遣大臣一人總理嵩遂
用懋卿舊制大臣理鹽政無總四運司者至是懋卿盡
握天下利柄倚嚴氏父子所至市權納賄監司郡邑吏

膝行蒲伏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錦被厠牀白金飾溺器
歲時饋遺嚴氏及諸權貴不可勝紀其按部常與妻偕
行製五綵輿令十二女子昇之道路傾駭淳安知縣海
瑞慈谿知縣霍與瑕以抗忤罷去御史林潤嘗劾懋卿
要索屬吏餽遺鉅萬濫受民訟勒富人賄置酒高會日
費千金虐殺不辜怨咨載路苛斂淮商幾至激變五大
罪帝置不問四十年召爲刑部右侍郎兩淮餘鹽歲徵
銀六十萬兩及懋卿增至一百萬懋卿去巡鹽御史徐
曠極言其害乃復六十萬之舊嵩敗御史鄭洛劾懋卿
及大理卿萬案朋奸黷貨兩人皆落職旣而案匿嚴氏

銀八萬兩懋卿給得其二萬事皆露兩人先後戍邊時
坐嚴氏黨被論者前兵部右侍郎柏鄉魏謙吉工部左
侍郎南昌劉伯躍南京刑部右侍郎德安何遷右副都
御史信陽董威僉都御史萬安張雨應天府尹祥符孟
淮南京光祿卿南昌胡植南京光祿少卿武進白啟常
右諭德蘭谿唐汝楫南京太常卿掌國子監事新城王
材太僕丞新喻張春及嵩壻廣西副使袁應樞等數十
人黜謫有差植與嵩鄉里嘗勸嵩殺楊繼盛啟常官禮
部郎匿喪遷光祿與材汝楫俱爲世蕃狎客啟常至以
粉墨塗面供歡笑而材汝楫俱出入嵩臥內關通請屬

尤爲人所惡云

周延儒字玉繩宜興人萬曆四十一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修撰年甫二十餘美麗自喜與同年生馮銓友善天啟中遷右中允掌司經局事尋以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莊烈帝卽位召爲禮部右侍郎延儒性警敏善伺意指崇禎元年冬錦州兵譁督師袁崇煥請給餉帝御文華殿召問諸大臣皆請發內帑延儒揣帝意獨進曰關門昔防敵今且防兵寧遠譁餉之錦州譁復餉之各邊且效尤帝曰卿謂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發但當求經久之策帝領之降旨責羣臣居數日復召問延

儒曰餉莫如粟山海粟不缺缺銀耳何故譁譁必有隱情安知非驕弁搆煽以脅崇煥邪帝方疑邊將要挾聞延儒言大說由此屬意延儒十一月大學士劉鴻訓罷命會推廷臣以延儒望輕置之列成基命錢謙益鄭以偉李騰芳孫慎行何如寵薛三省盛以弘羅喻義王永光曹于汴十一人名上帝以延儒不預大疑及溫體仁訐謙益延儒助之帝遂發怒黜謙益盡罷會推者不用二年三月召對延儒於文華殿漏下數十刻乃出語秘不得聞御史黃宗昌劾其生平穢行御史李長春論獨對之非延儒乞罷不允南京給事中錢允鯨言延儒與

馮銓密契延儒柄政必爲逆黨翻局延儒疏辨帝優詔褒答其年十二月京師有警特旨拜延儒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機務明年二月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六月體仁亦入九月成基命致仕延儒遂爲首輔尋加少保改武英殿體仁旣竝相務爲柔佞帝意漸嚮之而體仁陽曲謹媚延儒陰欲奪其位延儒不知也體仁與吏部尚書王永光謀起逆案王之臣呂純如等或謂延儒曰彼將翻逆案而外歸咎於公延儒愕然會帝以之臣問延儒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秀矣帝悟而止體仁益欲傾延儒四年春延儒姻婭陳于泰廷對第一及所

用大同巡撫張廷拱登萊巡撫孫元化皆有私時論籍籍其子弟家人暴邑中邑中民蕪其廬發其先壟爲言官所糾兄素儒冒錦衣籍授千戶又用家人周文郁爲副總兵益爲言者所詆五年正月叛將李九成等陷登州囚元化侍郎劉宇烈視師無功言路咸指延儒庇宇烈於是給事中孫三傑馮元飈御史余應桂衛景瑗尹明翼路振飛吳執御王道純王象雲等屢劾延儒應桂並謂延儒納巨盜神一魁賄而監視中官鄧希詔與總督曹文衡相訐奏語侵延儒給事中李春旺亦論延儒當去延儒數上疏辯帝雖慰留心不能無動已而延儒

令于泰陳時政四事宣府太監王坤承體仁指直劾延
儒庇于泰給事中傅朝佑言中官不當劾首揆輕朝廷
疑有邪人交構副都御史王志道亦言之帝怒削志道
籍延儒不能救體仁復嗾給事中陳贊化劾延儒昵武
弁李元功等招搖罔利陛下特恩停刑元功以爲延儒
功索獄囚賕謝而延儒至目陛下爲義皇上人語諄逆
帝怒下元功詔獄且窮詰贊化語所自得贊化言得之
上林典簿姚孫渠給事中李世祺而副使張鳳翼亦具
述延儒語帝益怒錦衣衛帥王世盛拷掠元功無所承
獄上鑄世盛五級令窮治其事延儒覬體仁爲援體仁

卒不應且陰黜與延儒善者延儒大困六年六月引疾乞歸賜白金綵緞遣行人護行體仁遂爲首輔矣始延儒里居頗從東林游善姚希孟羅喻義旣陷錢謙益遂仇東林及主會試所取士張溥馬世奇等又皆東林也至是歸失勢心內慚而體仁益橫越五年始去去而張至發薛國觀相繼當國與楊嗣昌等竝以媚嫉稱一時正人鄭三俊劉宗周黃道周等皆得罪溥等憂之說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延儒以爲然溥友吳昌時爲交關近侍馮銓復助爲謀會帝亦頗思延儒而國觀適敗十四年二月詔起延儒九月至京復爲首

輔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延儒被召溥等以數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當銳意行之以謝諸公既入朝悉反體仁輩弊政首請釋漕糧白糧欠戶蠲民間積逋凡兵殘歲荒地減見年兩稅蘇松常嘉湖諸府大水許以明年夏麥代漕糧宥戍罪以下皆得還家復註誤舉人廣取士額及召還言事遷謫諸臣李清等帝皆忻然從之延儒又言老成名德不可輕棄於是鄭三俊長吏部劉宗周掌都察院范景文長工部倪元璐佐兵部皆起自廢籍其他李邦華張國維徐石麒張瑋金光辰等布滿九列釋在獄傅宗龍等贈已

故文震孟姚希孟等官中外翕然稱賢嘗燕侍帝語及黃道周時道周方謫戍辰州延儒曰道周氣質少偏然學與守皆可用蔣德璟請移道周戍近地延儒曰上欲用卽用之耳何必移戍帝卽日復道周官其因事開釋如此帝尊禮延儒特重嘗於歲首日東向揖之曰朕以天下聽先生因徧及諸閣臣然延儒實庸駑無材畧且性貪當邊境喪師李自成殘掠河南張獻忠破楚蜀天下大亂延儒一無所謀畫用侯恂范志完督師皆債事延儒無憂色而門下客盛順董廷獻因緣爲奸利又信用文選郎吳昌時及給事中曹良直廖國遴楊枝起曾

應遴輩昌時嘉興人有幹材頗爲東林效奔走然爲人墨而傲通厰衛把持朝官同朝咸嫉之行人司副熊開元廷劾延儒納賄狀觸帝怒與給事中姜埰俱廷杖下詔獄左都御史宗周僉都御史光辰以救開元埰罷尚書石麒又以救宗周等罷延儒皆弗救朝議皆以咎延儒會昌時以年例出言路十人於外言路大譁掌科給事中吳麟徵掌道御史祁彪佳劾昌時挾勢弄權延儒頗不自安初延儒奏罷厰衛緝事都人大悅朝士不肖者因通路遺而厰衛以失權胥怨延儒又傲同官陳演演銜刺骨掌錦衣者駱養性延儒所薦也養性狡狠背

延儒與中官結刺延儒陰事十六年四月

大清兵畧山東還至近畿帝憂甚大學士吳甦方奉命辦流寇延儒不得已自請視師帝大喜降手敕獎以召虎裴度賜章服白金文綺上駟給金帛賞軍延儒駐通州不敢戰惟與幕下客飲酒娛樂而日騰章奏捷帝輒賜璽書褒勵偵

大清兵去乃言敵退請下兵部議將吏功罪旣歸朝繳敕諭帝卽令藏貯以識勲勞論功加太師蔭子中書舍人賜銀幣蟒服延儒辭太師許之居數日養性及中官盡發所刺軍中事帝乃大怒諭府部諸臣責延儒蒙蔽

推諉事多不忍言令從公察議陳演等公揭救之延儒
席藁待罪自請戍邊帝猶降溫旨言卿報國盡忱終始
勿替許馳驛歸賜路費百金以彰保全優禮之意及廷
臣議上帝復諭延儒功多罪寡令免議延儒遂歸旣去
給事中郝綱疏請除奸以指延儒帝不聽山東僉事雷
縝祚糾范志完亦及延儒已而御史蔣拱宸劾吳昌時
贓私巨萬大抵牽連延儒而中言昌時通中官李端王
裕民洩漏機密重賄入手輒預揣溫旨告人給事中曹
良直亦劾延儒十大罪帝怒甚御中左門親鞫昌時折
其脛無所承怒不解拱宸面訐其通內帝察之有迹乃

下獄論死始有意誅延儒初薛國觀賜死謂昌時致之
其門人魏藻德新入閣有寵恨昌時甚因與陳演共排
延儒養性復騰蜚語帝遂命盡削延儒職遣緹騎逮入
京師時舊輔王應熊被召延儒知帝怒甚宿留道中俟
應熊先入冀爲請帝知之應熊旣抵京命之歸延儒至
安置正陽門外古廟上疏乞哀不許法司以戍請同官
申救皆不許冬十二月昌時棄市命勒延儒自盡籍其
家

溫體仁字長卿烏程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編修累官禮部侍郎崇禎初遷尚書協理詹事府事

爲人外曲謹而中猛鷲機深刻骨崇禎元年冬詔會推閣臣體仁望輕不與也侍郎周延儒方以召對稱旨亦弗及體仁揣帝意必疑遂上疏訐謙益關節受賄神奸結黨不當與閣臣選先是天啟二年謙益主試浙江所取士錢千秋者首場文用俚俗詩一句分置七義結尾蓋奸人給爲之爲給事中顧其仁所摘謙益亦自發其事法司戍千秋及奸人奪謙益俸案久定矣至是體仁復理其事帝心動次日召對閣部科道諸臣於文華殿命體仁謙益皆至謙益不虞體仁之劾已也辭頗屈而體仁盛氣詆謙益言如湧泉因進曰臣職非言官不可

言會推不與宜避嫌不言但枚卜大典宗社安危所係
謙益結黨受賄舉朝無一人敢言者臣不忍見皇上孤
立於上是以不得不言帝久疑廷臣植黨聞體仁言輒
稱善而執政皆言謙益無罪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爭
尤力且言體仁熱中缺望如謙益當糾何俟今日體仁
曰前此謙益皆閒曹今者糾之正爲朝廷慎用人耳如
允儒言乃真黨也帝怒命禮部進千秋卷閱竟責謙益
謙益引罪歎曰微體仁朕幾悞遂叱允儒下詔獄并切
責諸大臣時大臣無助體仁者獨延儒奏曰會推名雖
公主持者止一二人餘皆不敢言卽言徒取禍耳且千

秋事有成案不必復問諸臣帝乃卽日罷謙益官命議
罪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壯等皆坐謙益黨
降謫有差亡何御史毛九華劾體仁居家時以抑買商
人木爲商人所訴賂崔呈秀以免又因杭州建逆祠作
詩頌魏忠賢帝下浙江巡撫覈實明年春御史任贊化
亦劾體仁娶娼受金奪人產諸不法事帝怒其語褻貶
一秩調外體仁乞罷因言比爲謙益故排擊臣者百出
而無一人左袒臣臣孤立可見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
體仁與九華贊化詰辯良久言二人皆謙益死黨帝心
以爲然獨召大學士韓爌等於內殿諭諸臣不憂國惟

挾私相攻當重繩以法體仁復力求去以要帝帝優詔
慰答焉已給事中祖重曷南京給事中錢允鯨南京御
史沈希詔相繼論體仁熱中會推劫言者以黨帝皆不
聽法司上千秋獄言謙益自發在前不宜坐詔令再勘
體仁復疏言獄詞皆出謙益手於是刑部尚書喬允升
左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寺卿康新民太僕寺卿蔣允儀
府丞魏光緒給事中陶崇道御史吳甡樊尚璟劉廷佐
各疏言臣等雜治千秋觀聽者數千人非一手一口所
能掩體仁顧欺罔求勝體仁見于汴等詞直乃不復深
論千秋事惟詆于汴等黨護而已謙益坐杖論贖而九

華所論體仁媚璫詩亦卒無左驗當是時體仁以私憾
撐拒諸大臣展轉不肯詘帝謂體仁孤立益嚮之未幾
延儒入閣其明年六月遂命體仁以禮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體仁既藉延儒力得輔政勢益張踰年吏部尚
書王永光去用其鄉人閔洪學代之凡異己者率以部
議論罷而體仁陰護其事又用御史史堇高捷及侍郎
唐世濟副都御史張捷等爲腹心忌延儒居已上并思
傾之初帝殺袁崇煥事牽錢龍錫論死體仁與延儒永
光主之將興大獄梁廷棟不敢任而止事詳龍錫傳比
龍錫減死出獄延儒言帝盛怒解救殊難體仁則佯曰

帝固不甚怒也善龍錫者因薄延儒其後太監王坤給事中陳贊化先後劾延儒體仁默爲助延儒遂免歸始與延儒同入閣者何如寵錢象坤踰歲致政去無何如寵亦去延儒旣罷廷臣惡體仁當國勸帝復召如寵如寵屢辭給事中黃紹傑言君子小人不竝立如寵瞻顧不前則體仁宜思自處帝爲謫紹傑於外如寵卒辭不入體仁遂爲首輔體仁荷帝殊寵益忮橫而中阻深所欲推薦陰令人發端已承其後欲排陷故爲寬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帝往往爲之移初未嘗有迹姚希孟爲講官以才望遷詹事體仁惡其偏乃以冒籍武生事奪

希孟一官使掌南院去禮部侍郎羅喻義故嘗與基命謙益同推閣臣有物望會進講章中有左右未得人語體仁欲去之喻義執不可體仁因自劾日講進規例從簡喻義駁改不從由臣不能表率帝命吏部議洪學等因謂聖聰天亶何俟喻義多言喻義遂罷歸時魏忠賢遺黨日望體仁翻逆案攻東林會吏部尚書左都御史缺體仁陰使侍郎張捷舉逆案呂純如以嘗帝言者大譁帝亦甚惡之捷氣沮體仁不敢言乃薦謝陞唐世濟爲之世濟尋以薦逆案霍維華得罪去維華之薦亦體仁主之也體仁自是不敢訟言用逆黨而愈側目諸不

附己者文震孟以講春秋稱旨命入閣體仁不能沮薦其黨張至發以間之而日伺震孟短遂用給事中許譽卿事逐之去先是秦楚盜起議設五省總督兵部侍郎彭汝楠汪慶百當行憚不敢往體仁庇二人罷其議賊犯鳳陽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等議令淮撫操江移鎮體仁又却不用旣而賊大至焚皇陵譽卿言體仁納賄庇私貽憂要地以皇陵爲孤注使原廟震驚誤國孰大焉體仁素忌譽卿見疏益憾會謝陞以營求北缺劾譽卿體仁擬旨降調而故重其詞帝果命削籍震孟力爭之大學士何吾騶助爲言體仁訐奏震孟語謂言官罷

斥爲至榮蓋以朝廷賞罰爲不足懲勸悖理蔑法帝遂逐震孟并罷吾騶震孟旣去體仁憾未釋庶吉士鄭鄮與震孟同建言相友善也其從母舅大學士吳宗達已謝政歸體仁劾鄮假乩仙判詞逼父振先杖母言出宗達帝震怒下鄮獄其後體仁已去而帝怒鄮甚不俟左証磔死滋陽知縣成德震孟門人以彊直忤巡按御史禹好善被誣劾震孟爲不平體仁劾德杖戍之體仁輔政數年念朝士多與爲怨不敢恣肆用廉謹自結於上苞苴不入門然當是時流寇躡畿輔擾中原邊警雜沓民生日困未嘗建一策惟日與善類爲仇誠意伯劉孔

昭劾倪元璐給事中陳啟新劾黃景昉皆奉體仁指禮部侍郎陳子壯嘗面責體仁尋以議宗藩事忤帝指竟下獄削籍其所引與同列者皆庸材苟以充位且藉形已長固上寵帝每訪兵餉事輒遜謝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驚下擢至此位盜賊日益衆誠萬死不足塞責顧臣愚無知但票擬勿欺耳兵食之事惟聖明裁決有詆其窺帝意旨者體仁言臣票擬多未中窾要每經御筆批改頌服將順不暇詎能窺上旨帝以爲樸忠愈親信之自體仁輔政後同官非病免物故卽以他事去獨體仁居位八年官至少師兼太子太師進吏

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階左柱國兼支尚書俸恩禮優渥無與比而體仁專務刻核迎合帝意帝以皇陵之變從子壯言下詔寬恤在獄諸臣吏部以百餘人名上體仁靳之言於帝僅釋十餘人秋決論囚帝再三諮問體仁畧無平反陝西華亭知縣徐兆麟泣任甫七日以城陷論死帝頗疑之體仁不爲救竟棄市帝憂兵餉急體仁惟倡衆捐俸助馬修城而已上所密揭帝率報可體仁自念排擠者衆恐怨歸已倡言密勿之地不宜宣洩凡閣揭皆不發并不存錄閣中冀以滅迹以故所中傷人廷臣不能盡知當國旣久劾者章不勝計而劉宗周

劾其十二罪六奸皆有指實宗藩如唐王聿鍵勲臣如撫寧侯朱國弼布衣如何儒顯楊光先等亦皆論之光先至輿櫬待命帝皆不省愈以爲孤立每斥責言者以慰之至有杖死者庶吉士張溥知縣張采等倡爲復社與東林相應和體仁因推官周之夔及奸人陸文聲訐奏將興大獄嚴旨察治以提學御史倪元珙海道副使馮元颺不承風指皆降謫之最後復有張漢儒訐錢謙益瞿式耜居鄉不法事體仁故讐謙益擬旨逮二人下詔獄嚴訊謙益等危甚求解於司禮太監曹化淳漢儒偵知之告體仁體仁密奏帝請并坐化淳罪帝以示化

淳化淳懼自請案治乃盡得漢儒等奸狀及體仁密謀
獄上帝始悟體仁有黨會國弼再劾體仁帝命漢儒等
立枷死體仁乃佯引疾意帝必慰留及得旨竟放歸體
仁方食失匕箸時十年六月也踰年卒帝猶惜之贈太
傅諡文忠崇禎末福王立於南京以尚書顧錫疇議削
其贈諡天下快焉尋用給事中戴英言復如初體仁雖
前死其所推薦張至發薛國觀之徒皆效法體仁蔽賢
植黨國事日壞以至於亡

馬士英貴陽人萬曆四十四年與懷寧阮大鍼同中會
試又三年士英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天啟時遷郎

中歷知嚴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禎三年遷山西陽和道副使五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到官甫一月檄取公帑數千金餽遺朝貴爲鎮守太監王坤所發坐遣戍尋流寓南京時大鉞名掛逆案失職久廢以避流賊至與士英相結甚歡大鉞機敏猾賊有才藻天啟初由行人擢給事中以憂歸同邑左光斗爲御史有聲大鉞倚爲重四年春吏科都給事中缺大鉞次當遷光斗招之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等以察典近大鉞輕躁不可任欲用魏大中大鉞至使補工科大鉞心恨陰結中璫寢推大中疏吏部不得已更上大鉞名卽得請大鉞自是

附魏忠賢與霍維華楊維垣倪文煥爲死友造百官圖
因文煥達諸忠賢然畏東林攻己未一月遽請急歸而
大中掌吏科大鉞憤甚私謂所親曰我猶善歸未知左
氏何如耳已而楊左諸人獄死大鉞對客詡詡自矜尋
召爲太常少卿至都事忠賢極謹而陰慮其不足恃每
進謁輒厚賄忠賢閹人還其刺居數月復乞歸忠賢旣
誅大鉞函兩疏馳示維垣其一專劾崔魏其一以七年
合算爲言謂天啟四年以後亂政者忠賢而翼以呈秀
四年以前亂政者王安而翼以東林傳語維垣若時局
大變上劾崔魏疏脫未定則上合算疏會維垣方並指

東林崔魏爲邪黨與編修倪元璐相詆得大鉞疏大喜爲投合算疏以自助崇禎元年起光祿卿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罷去明年定逆案論贖徒爲民終莊烈帝世廢斥十七年鬱鬱不得志流寇偏皖大鉞避居南京頗招納遊俠爲談兵說劍覬以邊才召無錫顧杲吳縣楊廷樞蕪湖沈士柱餘姚黃宗羲鄞縣萬泰等皆復社中名士方聚講南京惡大鉞甚作留都防亂揭逐之大鉞懼乃閉門謝客獨與士英深相結周延儒內召大鉞輦金錢要之維揚求蒞濯延儒曰吾此行謬爲東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鉞沉吟久之曰瑤草何如瑤草士

英別字也延儒許之十五年六月鳳陽總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禮部侍郎王錫袞薦士英才延儒從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廬鳳等處軍務永城人劉超者天啟中以征安邦彥功積官至四川遵義總兵官坐罪免數營復官不得李自成圍開封超請募土寇協擊乃用爲保定總兵官令率兵赴救超憚不敢行宿留家中以私怨殺御史魏景琦等三家遂據城反巡撫王漢討之被殺帝乃命士英偕太監盧九德河南總兵官陳永福進討明年四月圍其城連戰賊屢挫築長圍困之超官貴州時與士英相識緣舊好乞降

士英佯許之超出見不肯去佩刀士英笑曰若旣歸朝
安用此手解其刀已潛去其親信遂就縛獻俘於朝磔
死時流寇充斥士英捍禦數有功十七年三月京師陷
帝崩南京諸大臣聞變倉卒議立君而福王由松潞王
常洵俱避賊至淮安倫序當屬福王諸大臣慮福王立
或追怨妖書及挺擊移宮等案潞王立則無後患且可
邀功陰主之者廢籍禮部侍郎錢謙益力持其議者兵
部侍郎呂大器而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皆然
之前山東按察使僉事雷縯祚禮部員外郎周鏞往來
遊說時士英督師廬鳳獨以爲不可密與操江誠意伯

劉孔昭總兵高杰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等結而公致書於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言倫序親賢無如福王可法意未決及廷臣集議吏科給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廬鳳擁兵迎福王至江上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當王監國時廷推閣臣劉孔昭攘臂欲得之可法折以勲臣無入閣例孔昭乃訟言我不可士英何不可於是進士英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與可法及戶部尚書高弘圖並命士英仍督師鳳陽士英大愠令高杰劉澤清等疏趣可法督師淮揚而士英留輔政仍掌兵部權震

中外尋論定策功加太子太師蔭錦衣衛指揮僉事九月敘江北歷年戰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蔭子如前十二月進少師明年進太保當是時中原郡縣盡失高傑死睢州諸鎮權倖無統左良玉擁兵上流跋扈有異志而士英爲人貪鄙無遠畧復引用大鉞日事報復招權罔利以迄於亡初可法弘圖及姜曰廣張慎言等皆宿德在位將以次引海內人望而士英必欲起大鉞有詔廣搜人材獨言逆案不可輕議士英令孔昭及侯湯國祚伯趙之龍等攻慎言去之而薦大鉞知兵初大鉞在南京與守備太監韓贊周暱京師陷中

貴人悉南奔大鉞因贊周遍結之爲羣奄言東林當日所以危貴妃福王者俾備言於王以潛傾可法等羣奄更極口稱大鉞才士英亦言大鉞從山中致書與定策謀爲白其附璫贊導無實跡遂命大鉞冠帶陞見大鉞乃上守江策陳三要兩合十四隙疏并自白孤忠被陷痛詆孫慎行魏大中左光斗且指大中爲大逆於是大學士姜曰廣侍郎呂大器懷遠侯常延齡等並言大鉞逆案巨魁不可召士英爲大鉞奏辨力攻曰廣大器益募宗室統鎮建安王統鏤輩連疏交攻而以大學士高弘圖爲御史時嘗詆東林必當右已乃言弘圖素知臣

者弘圖則言先帝欽定逆案一書不可擅改士英與爭
弘圖因乞罷士英意稍折遲迴月餘用安遠侯柳祚昌
薦中旨起大鉞兵部添註右侍郎左都御史劉宗周言
殺大中者魏璫大鉞其主使也卽才果足用臣慮黨邪
害正之才終病世道大鉞進退實係江左興亡乞寢成
命有旨切責未幾大鉞兼右僉都御史巡閱江防尋轉
左侍郎明年二月進本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仍閱江
防呂大器姜曰廣劉宗周高弘圖徐石麒皆與士英齟
齬先後罷歸士英獨握大柄內倚中官田成輩外結勲
臣劉孔昭朱國弼柳祚昌鎮將劉澤清劉良佐等而一

聽大鉞計畫起逆案中楊維垣虞廷陞郭如闇周昌晉
虞大復徐復陽陳以瑞吳孔嘉其死者悉予贈卹而與
張捷唐世濟等比若張孫振袁弘勲劉光斗皆得罪先
朝復寘言路爲爪牙朝政濁亂賄賂公行四方警報狎
至士英身掌中樞一無籌畫日以鋤正人引兇黨爲務
初舉朝以逆案攻大鉞大鉞憾甚及見北都從逆諸臣
有附會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逆案吾作順案與之對
以李自成僞國號曰順也士英因疏糾從逆光時亨等
時亨名附東林故重劾之大鉞又誣逮顧杲及左光斗
弟光先下獄劾周鏞雷縝祚殺之時有狂僧大悲出語

不類爲總督京營戎政趙之龍所捕大鉞欲假以誅東
林及素所不合者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書史
可法高弘圖姜曰廣等姓名內大悲袖中海內人望無
不備列錢謙益先已上疏頌士英且爲大鉞訟冤修好
矣大鉞憾不釋亦列焉將窮治其事獄詞詭祕朝士皆
自危而士英不欲興大獄乃當大悲妖言律斬而止張
縉彥以本兵首從賊賊敗縉彥竄歸河南自言集義勇
收復列城卽授原官總督河北山西河南軍務便宜行
事其他大僚降賊者賄入輒復其官諸白丁隸役輸重
賂立躋大帥都人爲語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其

刑賞倒亂如此

大清兵抵宿遷邳州未幾引還史可法以聞士英大笑不止坐客楊士聰問故士英曰君以爲誠有是事耶乃史公妙用也歲將暮防河將吏應敘功耗費軍資應稽算此特爲序功稽算地耳侍講衛允文兼給事中監高傑軍傑死允文窺士英指論可法督師爲贅士英卽擢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傑營將士以分其權可法益不得展布先是左良玉接監國詔書不肯拜袁繼咸強之乃開讀如禮而屬承天守備何志孔巡按御史黃澍入賀陰伺朝廷動靜澍挾良玉勢當陛見面數士英奸貪

不法且言嘗受張獻忠僞兵部尚書周文江重賄爲題授參將罪當斬志孔亦論士英罔上行私諸罪司禮太監韓贊周叱志孔退士英跪乞處分澍舉笏直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大號呼王搖首不言者久之贊周卽執志孔候命王因澍言意頗動夜諭贊周欲令士英避位士英佯引疾而賂福邸舊奄田成等向王泣曰上非馬公不得立逐馬公天下將議上背恩矣且馬公去誰念上者王默然卽慰留士英士英亦畏良玉請釋志孔而命澍速還湖廣故都督掌錦衣衛劉僑者嘗遣戍由周文江賄張獻忠受僞命爲錦衣指揮使及良玉

復斬黃僑削髮逃去澍持之急而士英納僑賄令許澍
遂復僑官削澍職尋以楚府中尉言逮澍良玉令部將
羣譁欲下南京索餉因保救澍袁繼咸爲上疏代澍申
理士英不得已乃免逮澍遂匿良玉軍中良玉與士英
由此有隙及僞太子獄起良玉遂假爲兵端太子之來
也識者指其僞而都下士民譁然是之時又有童氏者
自稱王妃亦下獄督撫鎮將交章爭太子及童妃事王
亟出獄詞徧示中外衆論益籍籍謂士英等朋奸導王
滅絕倫理澍在良玉軍中日夜言太子冤狀請引兵除
君側惡良玉亦上疏請全太子斥士英等爲奸臣又以

士英裁其餉大憾移檄遠近聲士英罪復上疏言自先帝之變士英利災擅權事事爲難逆案先帝手定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士英復修之越其杰貪婪遣戍濫授節鉞張孫振賊污絞犯驟昇京卿他如袁弘勲楊文驄劉泌王燧黃鼎等或行同狗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當路已爲首輔用腹心阮大鍼爲添註尚書又募死士伏皇城詭名禁軍動曰廢立由我陛下卽位之初恭儉明仁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艷女傷損盛德復引用大鍼睚眦殺人如雷縝祚周鑣等煅煉周內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三案爲題凡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

明史卷三
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曰今皇太子至授受分明大鉞
一手握定抹殺識認之方拱乾而信朋謀之劉正宗忍
以十七年嗣君付諸幽囚凡有血氣皆欲寸磔士英大
鉞等以謝先帝乞立肆市朝傳首抒憤疏上遂引兵而
東士英懼乃遣阮大鉞朱大典黃得功劉孔昭等禦良
玉而撤江北劉良佐等兵從之西時

大清兵日南下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
請無撤江北兵亟守淮揚士英厲聲叱曰若輩東林猶
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款左逆至
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力排思考等議淮揚備禦

益弱會良玉死其子夢庚連陷郡縣率兵至采石得功等與相持大鉞孔昭方虛張捷音以邀爵賞而

大清兵已破揚州逼京城五月三日王出走太平奔得功軍孔昭斬關遁明日士英奉王母妃以黔兵四百人爲衛走浙江經廣德州知州趙景和疑其詐閉門拒守士英攻破執景和殺之大掠而去走杭州守臣以總兵府爲母妃行宮不數日大鉞大典方國安俱倉皇至則得功已兵敗死王被禽次日請潞王監國不受未幾大兵至王率衆降尋同母妃北去此卽大器等之所議欲立者也杭州旣降士英欲謁監國魯王魯王諸臣力

拒之大鉞投朱大典於金華亦爲士民所逐大典乃送之嚴州總兵方國安軍士英國安同鄉也先在其軍中大鉞掀髯指掌曰談兵國安甚喜而士英以南渡之壞半由大鉞而已居惡名頗以爲恨已我兵擊敗士英國安無何士英國安率衆渡錢塘窺杭州

大兵擊敗之溺江死者無算士英擁殘兵欲入閩唐王以罪大不許明年

大兵勦湖賊士英與長興伯吳日生俱禽獲詔俱斬之事具

國史大鉞偕謝三賓宋之晉蘇壯等赴江干乞降從

大兵攻仙霞關僵仆石上死而野乘載士英遁至台州
山寺爲僧爲我兵搜獲大鉞國安先後降尋唐王走順
昌我

大兵至搜龍扛得士英大鉞國安父子請王出關爲內
應疏遂駢斬士英國安於延平城下大鉞方遊山自觸
石死仍戮屍云

明史卷三百八終